

患上卵巢癌晚期 与疾病抗争5年多 离世后,她捐献了角膜和遗体 丈夫说: “我的宝”把爱 永远留在了 这座城市



陈益明讲述妻子治疗、捐献的点滴。记者 童程红 摄

“2017年12月15日0时50分,我的宝在李惠利医院走了……她要我在她离开后跟大家说一声,向所有关心过她、帮助过她的人说一声‘对不起,谢谢’……她把她的眼角膜留下,帮助别人减少痛苦,把身体留下,献给医学事业……我的宝,愿天堂没有病痛……我将永远记住你,你的深情、乐观、永远向上的思想,你将永远活在我心中。”

这是一则催人泪下的朋友圈消息。发布这条消息的是52岁的陈益明。“我的宝”是指他的妻子崔宝秀。由于卵巢癌不治,崔宝秀走时只有49岁。按照她生前的心愿,陈益明让她捐献了角膜和遗体。

1 她以另一种方式 留在了这座所爱的城市

昨天上午9点,记者在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见到了陈益明。他戴着眼镜,皮肤较黑,说话很温和。对于采访,他有些不适应:“我们都是平凡渺小的人,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

他告诉记者,自己和妻子是台州市天台县人,来宁波已经整整25年。起初十几年里,两人在华严菜市场卖菜,起早贪黑很辛苦。“她很喜欢宁波,希望能一直留在这座美丽的城市。”陈益明说。

2009年,两人省吃俭用买了房子,算是在宁波立足了。但好景不长,在发现卵巢囊肿、子宫内膜移位后没几年,2012年初,崔宝秀又莫名腹痛,跑了许多医院也找不到原因。直到同年8月才在上海确诊,卵巢癌晚期。不久接受了手术。

之后几年,夫妻两人辗转宁波、上海两地求医,期间崔宝秀接受了整整40次化疗,承受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,也由此创造了生命奇迹:当时医生说她

可能只能存活一两年时间,但最后她撑了5年多。

今年11月,崔宝秀到了终末期衰竭的地步,肠梗阻、癌性腹水严重。

11月24日,她说服家人办理了角膜捐献登记手续。几天后又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。家人都很深明大义。两个哥哥说,只要小妹高兴。儿子说,只要妈妈高兴。最不舍的人是陈益明,但他也含泪同意了。

12月15日凌晨,弥留之际,崔宝秀再次要求丈夫为自己完成捐献。“然后我给她穿衣服,她嫌衣服不漂亮,后来又说要漂亮也没用,反正(遗体捐献时)很快也要脱掉。”陈益明想起妻子在生命最后还能保持幽默,笑了一下又哭了。

0时50分,崔宝秀走了。陈益明联系宁波市眼科医院角膜获取小组,医生前来取下了两枚角膜。他又联系宁波市红十字会,工作人员将遗体送往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用于教研。

2 为了捐献眼角膜和遗体 她几次宽慰说服家人

陈益明透露,妻子是个很善良的人,看到比自己困难的人,总是能帮就帮。在菜市场卖菜时,经常将自家的菜送给一些生活困难的人,顾客落下财物也都悉数归还。在确诊卵巢癌后不久,她就萌生了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念头。

“手术、化疗都是很痛苦的事,而且不只是病人一个人痛苦,家里人也痛苦。她身边很多病友都是这样。她希望能结束这种痛苦。”陈益明说,2012年在上海治病时崔宝秀就问医生,自己如果把遗体捐了,会不会有帮助?当时医生的回复是会有帮助,志愿者捐献的遗体是医学生的重要教材,也是医疗研究的珍贵素材,有助于医疗人才的培训和医学的发展。

崔宝秀听进去了。“按她的想法,先把所有有用的器官都捐了,再把遗体捐了。”陈益明说,但由于患癌,除了角膜,妻子的其他组织和器官无法用于移植。

获取角膜的方式和陈益明想象的不同。他本以为只是取下眼睛表面的一层膜,打听后才知道要取下整个眼球,再由医生为捐献者装上义眼,恢复遗容。陈益明有些动摇,因为心疼“他的宝”。

倒是崔宝秀宽慰他:“你想啊,我把角膜捐了,帮助别人复明了,哪天说不定那个人就看到你了呢,就像我又看到你了啊。”

捐完角膜还要捐遗体,家属3年后才能拿到骨灰,这也让陈益明不好受。也是崔宝秀劝他:“你想我了,可以去遗体捐献纪念馆看我,那里有那么多人,我不孤单。”

去生前,崔宝秀还交待了丈夫一个“任务”,那就是给天南地北的病友们打电话,给他们打气,告诉他们“我走了,但你们还要继续坚持,要相信医学会进步,最终会攻克疾病”。

3 他们生死相守的故事 也让医护人员感动不已

崔宝秀在李惠利医院全科病房度过了生命中最后52天。每一天,陈益明都会来陪夜。这对柴米夫妻朴实无华的感情也让见惯了生死的医护人员动容不已。

崔宝秀淘气地叫丈夫“差眼(眼镜)哥哥”,陈益明则叫妻子“阿宝”“我的宝”。两人早年在台州都是老师,第一次见面就认定了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“那个人”。

来到宁波后,迫于生计,夫妻两人转行当起了菜贩。崔宝秀生病后,陈益明结束了菜场的生意,改为打零工维持生计。过去几年,他在邱隘一家电瓶车配件厂上班。老板周立平知道他为给妻子治疗已经花光了积蓄,二话不说拿给他9万元,让他“先用着,不着急还”。

这些年,妻子每一次化疗,每一次用药,陈益明都记在纸上,记了满满6张A4纸。今年过年后,崔宝秀病情恶化,3次化疗效果都不理想,陈益明千方百计打听,买来原料药,调配给妻子吃。这些药便宜的三四百元一克,贵的一两千元一克。吃了3个月,肿瘤标志物数值一降再降,把他高兴坏了。

但原料药毕竟不是成熟的药物,副作用较大,崔宝秀的血小板远低于正常值,肿瘤标志物数值则飙到新高。今年9月,陈益明在病友介绍下,购买了一种印

度产的药物,起初有效果,但很快也不管用了。

癌症晚期病人许多医院不收。好不容易找到李惠利医院愿意收治崔宝秀,两人知道,距离最后的分离已经不远了。陈益明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,每晚都在狭小的陪护床上过夜,一早等妻子吃过早饭再赶去上班,中午也会抽空过来看看,晚上下了班更是直奔医院。

52天里,崔宝秀很心疼她的“差眼哥哥”,几次提出不治了回家吧,但陈益明不肯放弃。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苦,全是妻子的好:“住院前,我不让她干活,她非要干,端个小板凳,坐一会儿擦一会儿地,还做饭,切个菜去躺一会儿,然后起来继续忙活。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,饭菜永远是热腾腾的。”

15日凌晨,崔宝秀在丈夫怀里走了,很安详,没有痛苦。

“我的宝,你去了,我不舍,三十年相守,你有十年病痛,但你乐观、积极向上、开心。想起你,我又泪流满面。”这是陈益明昨天清晨发在朋友圈的消息。“如果没有这个病,我跟宝还能再相守30年。她捐献遗体,就是想让更多病人能多一分活的希望,她是对的。”陈益明说。

记者 童程红
通讯员 徐晨燕 陈贞贞 唐有为

